

名家写运城

河东如你所愿

■ 阎晶明

夏日，我同一众文友行走在河东大地上。据说，我们所去的7月中旬，正赶上几天难得的清凉时节，细雨蒙蒙或微风吹拂，与我印象中的晋南的确大不相同。

作为晋人，我所生长的晋西北与运城所处的晋南，其实长期以来在地理交通上相隔甚远，文化习俗也是大相径庭。其后多年在省会太原工作生活，对晋地南北之自然条件、文化习俗、人情世故有了更多观察、比较的机会。这些话似乎永远也说不完，它们本身就是世俗烟火中的一部分。

今天，时隔20年再次来到河东大地，那些丰富的历史遗存真的值得再次深入观赏，而我不由得会在观察中体味这里正在发生的变化，希望读出这片土地在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等各个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和飞跃。无论如何，运城是山西综合条件最好的区域之一，看山西人的精神面貌，看山西未来的发展潜力，运城不但具有代表性，而且具有领先地位。

旧地重游，我在亲切中也引发出一些思考。这是一片古老的土地，又呈现出无尽的新貌。在运城，只要开始行数过往，几百年、上千年、几千年，都会打开一个没有办法穷尽的话题。而且你会有一种感受，这里遇到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对此十分擅长，更为之骄傲。是的，102处的国保单位本身就是证据，无处不在的历史遗存、灿若星辰的历史人物、丰富活跃的民间文化，无不在这片土地彰显出深厚的文脉，充满无穷的活力。但我同时也无法克制地这样认为：我们为历史骄傲，但不应迷失在历史的星光闪耀里。

可以说，同深厚博大的人文历史一样让我感到兴奋的是，今天的运城，是一片改革和建设的热土。这里的人们怀着奋斗的热情、创造的激情，努力地工作着、拼搏着——是的，拼搏，你完全可以感受到一种奋进的欲望，一种追求更高物质、文化和精神生活，实现更高理想的愿望。这种愿望和追求汇聚在当代运城人身上，这是最为宝贵的，也是新时代山西最迫切需要的精神状态。

龙门：千年一跃的传奇

黄河沿晋陕峡谷一路下行，从天津进入运城。河水也是黄河冲出峡谷，走向宽阔、坦荡的起点。黄河因此在这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。龙门以北是地势狭窄、两峰并峙造成的湍急、凶险，一出龙门，则平坦、开阔，姿态也温和、平静很多。婉约与豪放就在此直观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，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。乘船从龙门上行，不到半小时即可抵达黄河最窄处石门，这里的河床距离只有38米，由远及近，却并不给人压迫之感，反而更为黄河的奔流之速、两岸峭立的石壁、头白白云的浮动三者造成的独特视觉感深深吸引，静谧中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推动着周围的世界，那是一种大自然的伟力，让人无法摆脱对它的神往和想象。

龙门是自然景观，黄河从此流过了不知多少个百万年，从黎明到黄昏的每一天，从盛夏到寒冬的每一年，从地老天荒到龙腾虎跃，所有改变只是造成不同的景观，一切都不会让黄河停止它奔流到海脚步。也许正是因为大自然的造化太过神奇，几千年来与龙门相关的传说、故事从未间断，流传甚广。神话传说如鲤鱼跃龙门尽人皆知，半人半神的故事如大禹治水深入人心，龙门本身就还有一个名字叫作禹门，或禹门口、禹门关。如果登上位于天津一侧的大梯子崖，北望石门，南眺龙门，对于黄河的认识一定会有一种格外的升华的感觉，体会到一种难得的悟觉。

我们没有办法推测大禹究竟在龙门如何大动干戈，但我们可以亲见当代龙门人的奋斗与拼搏。河津市龙门村是黄河岸边的一个乡村，它因龙门而得名。而当代龙门村人也的确得上这个荣耀之名。这里是河津也是整个运城地区最为富裕、经济发展最好的乡镇。大禹精神在当代龙门人身上得到弘扬。这里的工商业和旅游产业发展迅速，人们生活富足，无不为自己生活在龙门这一胜景之地而自豪。行走在龙门景区，沿岸的景观正在重新打造中。表现现代革命历史的人物雕像及纪念碑依次矗立，一条沿岸修建的木栈道正在铺设，地老天荒之上势必会展现一种全新的面貌迎接八方来客。以强大的工业作为基础，这些蓝图一定能够实现，唯愿这些新造的景观给人们带来的是对历史的了解，是游览的便利，且一定要与自然景观相融合。

对于在自然景观上做添加动作是否应该和必要，历来都存在意见分歧。如果大禹真的在龙门上历经十三年劈山通河，造福万民，那么在另一方面，从他那时起，人们已经对自然动了手脚，早不再是原貌了。今天来到龙门，赫然在目的已经不是河两岸的石壁，而是架设在其上面的大铁桥，它才是横在黄河之上的巨龙。这是现代交通之需，是龙门必须要接受的变化。遥想千年之前晃动的浮桥，甚至包括壶口瀑布处旱地行船的奇观，现代化进程中，我们在获得便利的同时，肯定也会失去了许多古人曾经的景观鉴赏机会。这是矛盾，是对是错只能任人评说。不但是龙门，石门之上如今也架起一座桥梁，那同样是一条铁路桥。诗人、旅行家肯定会有不同看法，但社会的发展已是大势所趋。我们唯有希望，那人造的实物，无论造型还是色彩，与自然之间能最大限度地融合。

龙门村这个黄河岸边的乡村，如今拥有3000多人口，每年依然能吸纳为数不少的大学毕业生来这里工作和生活。这可能比“无忧无虑，真是田家乐”的传统景观还要重要。龙门村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在努力保护良好生态，打造宜居旅游的环境。这种融传统和现代于一体的发展之路，或许才是我们最想看到的吧。

河津是运城矿产资源最丰富、工业基础最好的县（市、区）。在很多人的印象中，河津就是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城市。事实上，即使在河东地

区，河津都是人文底蕴深厚、文化名人辈出的地方。仅仅说出司马迁、王勃、薛仁贵这三个名字，就足以让人惊诧。当然，由于行政区划的原因，王勃的故里通化镇早已属于隔壁的万荣县，而司马迁的故里现在已被认定为是陕西韩城。用河津当地朋友的话说，只有薛仁贵是无可争议的河津人。这也是一种无奈。就说司马迁吧，一句“迁生龙门”，几乎是后世留下一个大迷局。晋陕峡谷让秦晋两地隔河相望，这种相邻相隔的历史演变中，发生过很多故事。秦晋之好是大势，但也时有一些属于地域文化方面的争执。韩城有司马迁墓，有一个叫徐村的村子被认为是司马迁的故里。我二十多年前曾经到访过那里。村子里的冯、同二姓，据说就是司马二字拆开各自添加笔画形成的姓氏。两姓人视对方为自己的宗亲。

而在河津一面呢，从前也是有过司马迁墓的，而且本来有碑为证，后被黄河水淹没从而失踪了。天津的西辛封村，至今生活着很多姓司马的村民，他们世代世代坚信自己就是司马迁的后代。直至清光绪年间的《河津县志》，在人物类里，司马迁及其父司马谈都位列其中，被河津人视为本地最大的文化骄傲。龙门本来就是跨越晋陕两岸的，谁都有资格说自己是龙门的正宗，河津这边至今保留的龙门村名，就如同韩城那边留有司马迁墓一样，都是乡贤们坚称司马迁属于自己这一侧的铁证。其实，司马迁究竟生于何处，祖上又从何而来，这恐怕从来都是各执一词的吧。陷入这样的无休止争论实无必要。

如今的河津城，一座九龙塔矗立在天津市的制高点上，每到夜幕降临，九龙塔的灯光秀就会吸引众多游人、市民至此观赏。在灯光闪烁和音乐伴奏中，游人不由赞叹于河津的自然胜景、人文历史以及当代的创造成就。置身其中，我对新造的塔和灯光效果充满好感。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，不是要人们抱残守缺，不是躺在往日的辉煌上面悠然自得，不是津津乐道于曾经阔过，而是要以当代人的眼光、当代人的抱负，面向未来的姿态，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。就此而言，与其是争执一两两千年之前的名人究竟属于哪一个地方，不如学学先贤们的精神，做好眼前的事情，创造美好的未来。站在九龙公园的高台上，环视灯光璀璨的河津市区，让人心生感慨，更感振奋。只有拥有美好的现实，为更加美好的未来去拼搏努力；只有投入创造历史的进程当中，才能真正拥有过往的历史。

后土祠：两河交汇处的生生不息

在山西，万荣可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。这里是黄河与汾河的交汇处，山西的母亲河汾河就是从这里汇入黄河，汇入奔流到海的进程中。两河交汇，是可以做大文章的地方。事实也果真是，位于荣河镇汾阴雕上的后土祠，是具有4000年历史的祭祀之地。立于后土祠的秋风楼更是名满天下。2000年前，汉武帝刘彻在汾河之上泛舟，写下了流传千古的《秋风辞》。汉武帝写不写《秋风辞》，秋风楼依然在那里，但是，“欢乐极兮哀情多，少壮几时兮奈老何”的感慨，那种沧桑和浑厚可以说穿越千年，激荡起多少人的哀与乐。秋风楼因为文学与帝王的双重影响力而声名远播。今天所见的秋风楼，位置和造型早已不是汉武帝时的情形。我记得20多年前前来此参观时，当地朋友就曾介绍过，秋风楼本在黄河与汾河的交汇处，由于洪水的侵袭，秋风楼经过了六七次重修，冲毁再建，以此往复。现今的秋风楼为清同治年间所建，位置已离开两河交汇处数公里，并置于后土祠内，成为后土祠的重要景观之一。登楼而上，可见每一层都有石碑，同刻一首《秋风辞》。极目远眺，确有“念天地之悠悠”的感慨。

后土祠位于自轩辕时始设的祭地，从尧舜二帝再到夏商周，这里是历代皇家祭祀大地之神的神圣之所。后土祠是在原来的祭地之上修建的，建造时间正是汉武帝在位之时。它同样历经了多次洪水冲垮，一再重建，为的是保留这深重的文化密码。从轩辕时的扫地坛到后土祠，再到北京的天坛地坛，历代帝王对土地的敬畏，对大地之神的敬仰可见一斑。

万荣是一个传统农业县。这种传统之深，让你感觉到即使是故地重游，观察人们的谈吐、趣味、人们的衣着、饮食，仿佛依然置身在昨天的氛围中。万荣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标志的地方。万荣笑话应当是其走得最远、影响日见其大的地域文化符号。我曾经到访过万荣笑话的发祥地谢村。四池八井十二巷，说明不是个一般的小村落。村子的中心广场上有一株“柳树树”，它是槐树，却长着柳树，据说就象征着这里的一切都非同凡响。万荣笑话的精髓始终贯穿一个主题，这个主题是一股精气神，书面点说固执、执拗，当地人把这种气质称作“ZENG”（四声），如何写却历来都说法不一。目前出版的万荣笑话图书，都用“万荣72ZENG”来书写。我记得曾读过一本当代版的《万荣县志》，里边把万荣笑话凝聚的这种耿直与执着，称为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。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阐释。

万荣是一个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的地方，历史上涌现过众多文化名人。今天的万荣，亟待一次现代化的提速，以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。万荣的地域文化丰富多样，充满欢乐，但这里的人们同时也需要走出一方天地，眺望更远的地方，扩大视野，更新观念，以新的姿态和热情建设家乡。万荣的李家大院我这次是第一次参观，其阔大，其舒朗，其建筑风格的中西合璧，堪称壮观。李家大院的主人是曾经留学英国，并与欧人联姻后回家乡安居的。这个故事本身就代表了一百年前万荣人高远志向。在秋风楼东西走向的通道里，东面门洞的上面刻有“瞻鲁”，西边门洞上则对映着“望岳”一语。古时万荣人尚且有此眼光与胸怀，今人则更应高古才对。我们的先人尽管生活在农耕时代，却有着心系天下的传统。同在河

东，同在黄河之滨的鹤雀楼上，王之涣一定是登高望远，心情难以平复，于是才会有这样的感慨：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”全诗就是一种希望看到更多、看得更远的欲求表达。“白日依山尽”固然是眼前所见，“黄河入海流”其实已是想象了，在山西永济是不可能看到渤海的。即使再上更多层楼，想要穷尽“千里目”，几乎也是不可能的。但人要有这样的志向，要有这样的胸怀。万荣这片热情的土地，一定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。

板枣文化·“青铜”制造

第一次来到稷山。稷山相传是后稷神农氏教民稼穡的地方，稷山之名因此得。这也注定了它与农业、农村、农民不可分割的恒久联系。稷山的标志性符号是红枣，当地人称之为板枣。山西是红枣的盛产地，而稷山板枣又是其中的第一品牌。它的特点是皮薄、肉厚、核小。稷山板枣的种植历史已达两千年以上。这两千年的概念是，自汉代以来的枣树至今仍然存活，不仅还能结实，而且可摘可食。自汉而下，唐宋元明清，历代枣树同在一园，共结果实。千年共食一颗枣，这不是传说，也不是奇观，而是伸手可得惊喜。在枣林里，我们有机会观看了由枣农表演的打井、提水、浇灌的情景演出。不以文艺的标准要求，只感受那种热烈的氛围，表演者脸上的表情、手上的动作，就可以欣赏到劳动之美、田园之景。当地正在尽力打造红枣文化品牌，建立了规模宏大的稷山板枣博物馆。其中既有关于红枣的科普知识，也有中国红枣的种植历史及地理分布，更有稷山板枣的详细介绍与展示。

红枣之于中国，可谓根深蒂固。从专业的研究角度讲，红枣的起源有两种说法，一种是起源于中国，另一种是多头起源说。总之都离不开中国。红枣的英文名字也很奇特，叫作“Chinese jujube”或“Chinese date”。中国元素不可剥离。而且从中国种植红枣的历史讲，其最早的种植地正是黄河中下游。稷山板枣，可谓是正宗的中国枣。

红枣中孕育着不屈和奉献精神。这种精神自大禹以来，就凝结在中国人所认可的英雄人物的身上。我曾经研究过鲁迅的散文诗集《野草》。《野草》的开篇叫作《秋夜》，第一句是这样写的：“在我的后园，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。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。”这个关于枣树的陈述句震惊了很多人，近百年而热议不止。而根据有关记载可知，百年前的北京城，枣树似乎是最常见的树种，至少是最常见的结果实的树种。从气候、土壤、水文等条件而言，枣树的顽强的生长力，可能是人们选择它来种植的重要原因。鲁迅的寓所其实是规模不大的院落，《秋夜》里描写的两株枣树位于“墙外”，是别人家的，据记载，鲁迅自己小小院落里，同样也种着两棵枣树。

红枣是北方植物，山西之外，山东、河南，以及新疆，都有驰名的红枣品种。人们各取所需，选择的口味可以有多种。不过，来到稷山，方知穿越千年的枣树可以并列生长，而且都努力地结出红硕的果实，奉献给所需要的人们。这可真是对红枣亘古不变的精神最好的诠释。稷山也在全力打造板枣文化，提炼板枣精神，加强科学种植，摸索市场规律。访客到此，不但可以漫游枣林，与千年枣树合影，并且可以认领枣树，独享枣树开花结果的乐趣，感受板枣收获的喜悦。

离开稷山，下一站是夏县。夏县是中国第一个奴隶社会夏朝国都所在地，夏县因此得名。这里同样是人文荟萃之地。历史上的著名人物，一是东晋女书法家卫夫人，一是《资治通鉴》的作者司马光。司马温公祠是一处保存十分完好的胜景，内中不但有司马光父子、兄弟的墓地，更有号称中华第一碑的奇特景观。号称“中华第一碑”的原因之一是碑体的确硕大，通身超过8米之多，即使截成四节摆放，也如一面墙一样十分宽大。更重要的，此碑乃宋哲宗题额“忠精粹德之碑”，碑文则是与司马光同朝的苏东坡所撰，珍贵之极，堪当用一层楼来专放。我20多年前至此一游时，这里确也像个私家祠堂，古朴的建筑群落在乡间安置。如今再来访问，古朴的味道没变，但周围的环境却完全不是当年模样，大树参天，郁郁葱葱，芳草萋萋，野花盛开，真让人有一种美不胜收的喜悦。

在夏县人心目中，鸣条岗是个吉祥之地。这条横亘于山西的丘陵地带，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，发生过众多历史事件。今天的鸣条岗，则是夏县经济发展最好的区域，在夏县发展势头良好的企业，大都坐落在这—区域内。我感到特别欣喜的是，之前时常从艺术家韩美林、吴为山那里听说的专做青铜艺术品的卫恩科先生，得以在此次访问时相见。同行的文友们一路看来、听来，无不惊讶，那么多精美的青铜国礼，那么精美的大师雕塑作品，那么多熟悉的城市地标性雕塑，原来都是在山西夏县这么一个居于乡村的企业制造的。因为大家都是来自文业界，看到近二十年来许多国家级文艺大奖的奖杯，同样都是夏县制造，更是惊叹不已。这样的制造之所以能够走向全国，走向世界，与这片土地深厚的文化肯定有着内在的联系，同时也与当代夏县人矢志不移的努力、勇于创造的意志、不断开拓的进取、广泛交流的热情有着必然联系。从这些人身上，我听到的都是充满自豪、自信的表达，看到的都是前程似锦的景象。我想，悠悠灿烂的历史、深厚的文化底蕴、星光耀眼的人物，这些既是我们文化上的骄傲，更应成为当代人前行的动力。只有胸怀远大，眼光向前，朝着未来的目标去扎实努力地奋斗拼搏，历史的底色才会在当代发挥出更加耀眼的光芒。运城人正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，也在这条道路上稳中求进。有着数千年辉煌历史的河东大地，正在绽放着面向未来的希望之花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副主席）

百姓记事

旧宅改造记

■ 台位峰

县城旧宅建于1991年，南北平房各3间。为省费用，室内外垫土抹灰，以及灶房、柴房、门楼、院墙，皆父母工余率我姐弟四人亲手造作。时读初二，不识劳苦。下午放学后每想到要回去和泥搬砖，便为之兴奋雀跃。诗云“经之营之”“不日成之”。还有什么比亲手营造自己的家更令人幸福欢喜呢？

光阴荏苒，宅亲皆老。父亲年逾八十，前岁中风，所幸医治及时，未留后遗症，只是行动自觉迟缓，神情常显萧索。母亲亦过八旬，心宽虑少，身体尚佳，还能照料父亲的饮食起居。而父母所居之旧宅，历三十余年之风雨，未曾大修，屋瓦圯坏，墙面斑驳，且未通暖气，布局不佳，于起居颇多不便处。

父母一生劬劳，而自奉俭薄。去年，曾打算为父母改造厨卫，接通大暖。父亲思虑再三，予以否决。一则以为或将拆迁，徒致浪费；二则知我积蓄不多，恐之后不足以应对不虞之变也。身为子女，屈首受辱而不能以取富贵尊荣，致貽亲忧，自惭无地。今夏初，父亲思及身后，意欲翻盖村中老屋。我与妻子商量，以为办事之风光岂可大过晨昏之奉养，遂下定决心，改造县城旧宅而非村中老屋。父亲嗒

然叹息，不再争执己意。于是拆偏房，清杂物，改厨卫，换门窗，接大暖，通燃气，修屋顶，铺院落，建门楼，置家具，旧宅为之焕然一新，宜养父母之天年，可供亲友之欢聚。自六月初至九月中旬，历时三个月。

其间种种曲折纠结，感怀欣悦，每常横于胸臆，然多不足为他人道也。可资谈助者，乃悟“俭以养德”之偏颇。《周易》云“富有之谓大业，日新之谓盛德”，躬自菲薄而能不苛责于人者，未之有也。俭必生吝，非士君子所以创业垂统、厚德接物之道也。是故孔子云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”，孟子云“居移气，养移体”，岂可常怀深远之忧而废身心之养乎？于是集孟子“牛山之木”与“居仁由义”之意而自撰门联：

养以保有材之美；善以居仁厚之安。

匾额曰：

善居。

又作辞以记之，曰：旧宅改造，美轮美奂。匪惟养亲，亦以养善。宜聚家族，宜烹茶烟。宜存萌蘖，既吉且安。



鹤雀楼

【河东成语典故园雕塑欣赏】

狗咬吕洞宾 不识好心人

阎鑫撰

母亲的鸡蛋饼

■ 张冰梅

一只巴掌平的平底煎蛋锅
我总无法娴熟驾驭
蛋液匆忙登场
踉踉跄跄火上舞蹈
稀里糊涂定格造型
然后仓促谢幕

连给其翻身也那么优雅

我想讨教要领
忽然发现
母亲温和从容的微笑
就是煎好这张蛋饼的窍门
连面地面前
那一一张张
架在生活上
被她煎得很好的日子

秋风

■ 张汉东

秋风鸣,秋风
在秋日你是那样的轻柔
一缕缕轻拂在高高的崖畔上
让菊花儿一簇簇频点着头颅
一缕缕又轻拂在瓦蓝的天空里
列阵的大雁们在争先恐后地嘶吼
秋风抚慰着一片片枯萎的落叶
明春我定会让清爽的风将你们迎候
秋风温和地也不会吹哨鸣
只知在全秋亲昵地牵着你的手

在秋日你竟魔幻着一件件行头
一会儿变成了赤红色哟
给大雁果脸蛋涂抹着绚丽的红釉
一会儿又变成了金黄色
胖谷穗被你抚摸得已扬不起头颅
秋风亦被秋阳
映照得黄灿灿哟
秋风的嘴巴里秋香已是那样的浓稠
秋风还被秋阳渲染得彤彤彤
坚挺的枚枚红叶正在秋风中锦绣
快邀秋风坐在金灿灿的宝座上
邀劝秋风多饮几杯庆丰的醇酒

秋风鸣,秋风

本版责编 赵卓青 校对 李静坤 美编 冯潇楠